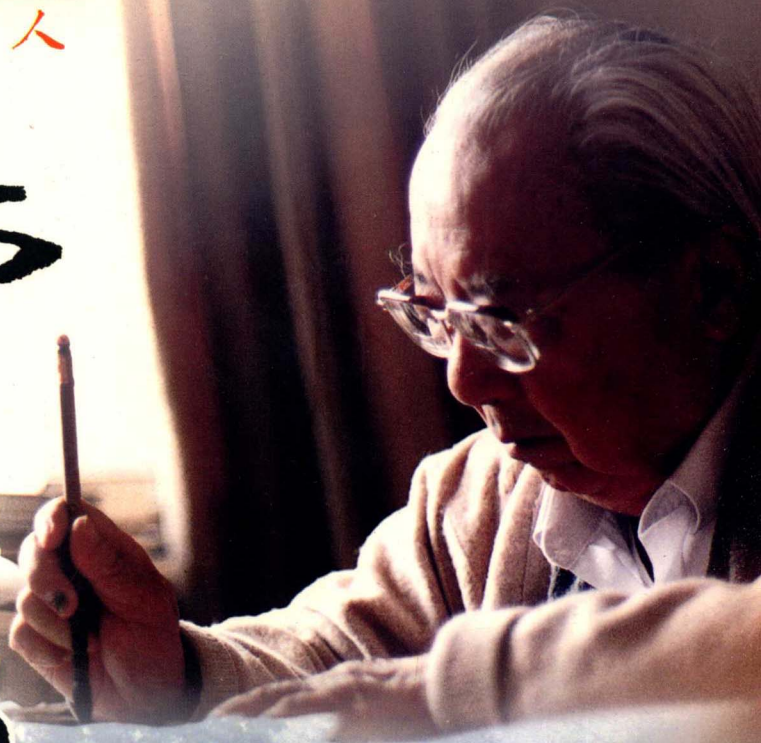


《中国图志系列丛书》

中国名人

费青通

一生富民的



群言出版社

12825.1 / 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孝通 / 《中国图志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8.11

(中国图志系列丛书)

ISBN 7-80080-230-2

I. 费…

II. 中…

III. 费孝通—生平事迹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9806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电话: 65265404

深圳市时代设计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32 开本 1.5 印张 10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深圳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G · 122 定价: 15.00 元



脚踏实地
胸怀全局
志在富民
皓首不移

費孝通



癸酉早春



费孝通 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名誉主席，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目 录

- 1 重视教育的家庭 3
- 2 求学时代 5
- 3 江村调查 负笈英伦 11
- 4 学成返国 15
- 5 第一个学术丰收期 19
- 6 积极参与建设新中国 21
- 7 沉默二十载 27
- 8 第二次学术生命 29
- 9 继续冲刺 43



《中国图志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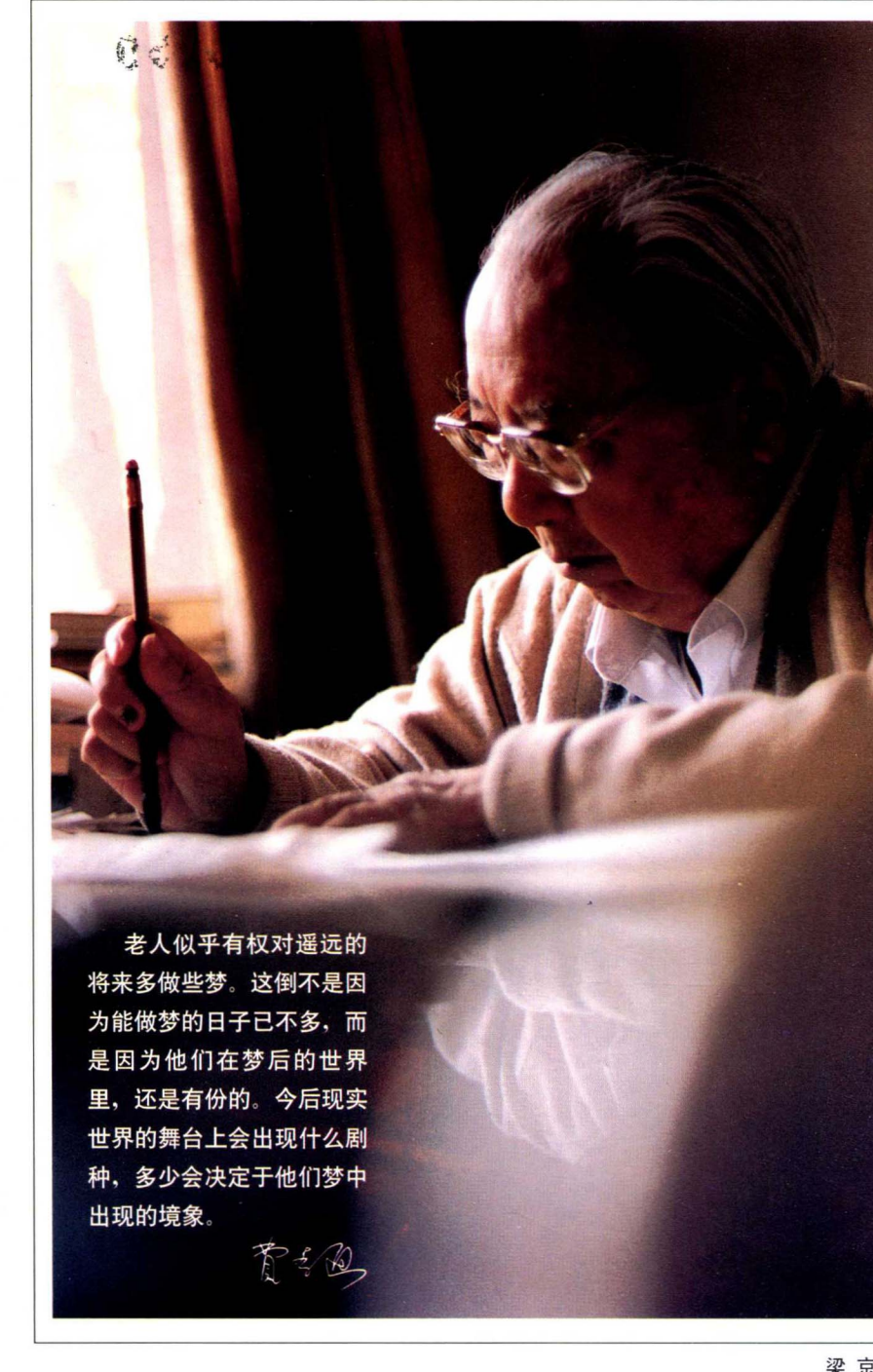
编 委 会

名誉顾问	费孝通	
名誉主编	俞泽猷	张荣华
主 编	吴志实	梁 京
副 主 编	周昭坎	费 皖
	邹立胜	
文字撰稿	费 皖	
责任编辑	胡 靖	
版式设计	邓 蕾	
督 印	梁 京	



520259





老人似乎有权对遥远的将来多做些梦。这倒不是因为能做梦的日子已不多，而是因为他们在梦后的世界里，还是有份的。今后现实世界的舞台上会出现什么剧种，多少会决定于他们梦中出现的境象。

费孝通

梁京摄

520259

1

重视教育的家庭





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
(1879-1969年)。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
(1880-1927年)于1911年和
子女们合影。怀中所抱是刚满
8个月的费孝通,其余4人左起
依次为长子费振东、次子费
青、女儿费达生、三子费霍。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富家桥弄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费璞安,曾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的资格,后东渡日本,攻读教育专业。回国后提倡新学,先后在南通、苏州教书,并在家乡吴江创办新式中学。曾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一生从事教育工作。

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在1930年写的《〈女界钟〉序》一文中,有力地抨击时弊,提倡女权,体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20年代初,杨纫兰开办了江震第一蒙养院,是吴江县的第一所幼儿园。

费孝通的父母都十分重视教育,一次母亲病重时,曾让孩子们根据家中历年来的各项日常开支,进行统计并画出曲线。结果,用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

费家的孩子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哥费振东毕业于南洋大学铁路管理科;二姐费达生毕业于苏州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学习缫丝新技术,毕生致力于家乡丝织工业,她改进农村工业的事业对费孝通影响很大;三哥费青由东吴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攻读法律;四哥费霍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费孝通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清华研究院毕业,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受到了系统的正规教育。



在江震第一蒙养院的院子
里,杨纫兰带着孩子们做游戏。

2

求学时代





20年代费孝通在《东吴学刊》任编辑时所摄。

费孝通6岁进吴江县立第一小学（俗称雷震殿小学）念书。他聪明、活泼、顽皮，上课时常有小动作，不能专心听讲。在课堂上考试或做作业时，他总是草草做完，抢先第一个交卷，脑子里还惦记着到操场上去玩。但是，沈天民校长讲的乡土志这门课却强烈地吸引着年幼的费孝通。沈校长在课堂上讲的，多是孩子们熟悉的地方和感兴趣的知识，他讲孩子们经常去玩的垂虹桥和鲈鱼亭的历史故事，讲当地的风俗民情，还吟诵“松江鲈鱼美”这样的诗句，使孩子们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

小学时的费孝通性格活泼好动，但是身体却不强壮，时常因病缺课，以致得到个“小废物”的绰号。

1920年，费家从松陵镇搬到了苏州。母亲“走后门”通过校长王季玉，把羸弱多病的费孝通送到振华女校继续念书。这是母亲的一番苦心——女学生毕竟不会像男学生那样喜欢用“武力”欺负人。成为“女学生”的这段经历，曾经使少年费孝通感到“不好意思”。

费孝通是幸运的，从他踏入校门的那时候起，就遇到了一批像沈天民、王季玉那样人格高尚，学识渊博，把一生心血全部用在家乡孩子们的教育上的老师。这对费孝通的成长影响极大。后来，费孝通写了不少充满感情怀念他的小学老师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这样写道：

天上的雨，灌溉了草木，人家看到苍翠，甚至草木也欣然自感茂盛，雨水已经没入泥土，没有它的事了。多少小学里的教师们，一天天，一年年把孩子们培养着。可是，培养了出来，向广阔的天地间一送，谁还记得他们呢？孩子们的眼睛望着前面，不常回头的。小学教师们的功绩也就这样被埋葬在不常露面的记忆中了。

费孝通是幸运的，他在学校能受到老师的教诲，

回到家里也有一个浓浓的学习氛围。当时他的父亲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经常到省内的各学校去视察,回家后,要写调查报告。费孝通经常有机会翻看父亲带回来的材料和笔记。不过,父亲带回来的地方志里所记载的各地的地理状况、历史沿革、风土民情、人物传说更使他着迷。

父亲带回来的资料、撰写的报告,以及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都在费孝通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曾回忆说,父亲的工作“对我也有教育,我后来喜欢写文章,写调查报告,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1922年,费孝通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这时他有机会读到一本名为《少年》的杂志。也许是费孝通喜爱写作的天性使他一读到这本杂志就爱不释手,不久即尝试着给《少年》投稿。1924年,也就是费孝通14岁的那一年,当他翻阅这一年第一期《少年》时,惊喜地发现,自己写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赫然出现在眼前。从此一篇篇作品相继问世,终于使费孝通一生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中学毕业。这一年正是大革命刚刚失败后的一年,政治形势严峻。费孝通和许多进步学生一样,思想苦闷,心情沮丧,感到世道那么复杂。他想,做人只要能洁身自好,于人有益就是了。于是进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准备两年后报考协和医学院,将来做个好医生,替人治病。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仍然不时地刺激着他。1929年,学校里发生学潮。作为学生会秘书,思想活跃的费孝通自然成了其中的积极分子。后来校方开除了主要闹事者,费孝通则被勒令转学。严酷的现实使他改变了志向。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时他说:

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的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



王同惠女士（前立者）
1933年初春时节与同学留影
于燕京大学四院门外。

重要。所以我决心不去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1930年费孝通转学到燕京大学，成了社会学系的学生。当时，社会学系的吴文藻教授积极提倡“社会学中国化”，他鼓励和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做调查。1932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派克教授到燕京大学讲学。他向学生讲授了社区实地调查的理论和方法，即所谓的“田野工作”。他还带领学生到北平的监狱和八大胡同去进行实地观察和研究。可以说是吴文藻和派克把费孝通引向了注重社会实际生活、注重深入实地调查的道路。

1933年费孝通进清华研究院，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史禄国为费孝通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学术训练计划。在学习体质人类学时，为了研究人的类型，史老师要他花很长时间解剖各种动物，并且整天和人的骨骼打交道，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关注是骷髅”。之后，又安排费孝通到驻清河的部队和北平监狱去实地测量士兵和犯人的体质……

1935年暑期，费孝通获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取得赴欧洲留学的奖学金。

史老师建议费孝通在出国前，先到广西大瑶山做一次实地调查。费孝通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相恋已



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留影（1935年）。

久的女友王同惠。

王同惠，1912年生，河北肥乡县。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念书，也是吴文藻的学生。当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表示要与费孝通一同去广西。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们于1935年8月举行了婚礼。蜜月里他们出发了。

从北平到瑶山，辗转两个月。10月18日他们从柳州象县进入大瑶山，在东南乡（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住下来，投入工作。那时的大瑶山被称为“蛮荒之地”，在这山高路险、荒无人烟的地方旅行，其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这对小夫妻却甘之如饴，一边做社会调查，一边向内地发回题为《桂行通讯》的报告。其中有这样的描写：

前面的挑夫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山是陡得站不住人，下面是十几丈的山谷。山水从山顶泻下来挡着去路。四下里听不到半点人声……我简直累晕了，想来想去，身在此境，前进既不易，后退也不行，抱怨别人更无济于事，只好在山石上停一会再说，约莫有10分钟光景，才气呼呼地把两只手抓住了块怪石，像狗一样爬了过去。

12月16日这一天，费孝通和王同惠在古陈村完成了调查工作，向罗运转移。古陈村派出的向导走在前面，行至五指山冲口处，他们与向导失去了联络，在岔口处走错了路。山路险峻，天色渐暗，两人只得摸索前进，忽见一片竹林里，有一似房屋的建筑，以为有了人家，费孝通推门欲入，猛然间呼隆一声巨响，木石俱下，将费孝通压在底下。原来这是瑶民为猎兽设下的陷阱。王同惠奋不顾身，把压在费孝通身上的木石搬开，但是费孝通的腰和左脚已受重伤，不能行走。王同惠出林觅援，不想这一去竟没有再回来！

费孝通独自一人在荒山野岭中，熬过了一个寒夜。次日，他忍痛向外爬行，直到下午才见到一头牛，他想有牛就会有人，就在那里等，终于被出来



王同惠女士生前与瑶民合影。



王同惠女士遇难处。



大瑶山瑶族聚居的村落。

找牛的瑶民发现，费孝通被救回古陈村。古陈和罗运的头人得到消息后，赶来共同商量，当得知王同惠失踪后，立即下令：上下古陈村凡16岁以上男子，都要出动寻人。直到第7天，人们才在古陈与罗运交界的一处山涧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

王同惠女士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实地调查而牺牲的女学者。牺牲的那一天，是她和费孝通结婚的第108天。大瑶山的惨剧令费孝通悲痛欲绝，他在医院治伤时给朋友的信中说：

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件事的经过。

但是，王同惠的死并没有使费孝通消沉，在给老师吴文藻的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

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费孝通在此后漫长的一生中，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从没有违背过这一诺言。



费孝通出事受伤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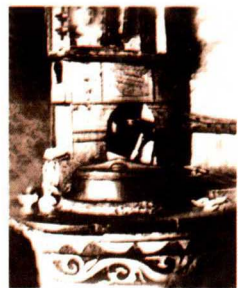
3

江村调查
负笈英伦





在家乡养伤、调查时的费孝通和开弦弓村的孩子在一起（1936年）。



农舍中的炉灶和灶王爷神龛（1936年）。

1936年暑期，费孝通接受姐姐费达生的邀请，回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休养。

从20年代初开始，费达生就同苏州女子蚕校的师生们一起，在苏州一带的农村中，广泛推广改良蚕种和养蚕新技术。1929年，她和同事们帮助开弦弓村的农民创办了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在村里建起了缫丝厂。合作社收购农民的蚕茧，在厂里缫丝，然后出售，把利润分给社员，农民因而增加了收入。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农民办的工业。

费孝通住进开弦弓，看到村里农民开办的合作社；农民在机器上缫丝；现代工业进入农村……这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于是他一边养伤，一边把在村里所见所闻的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记录下来。

这一年9月，费孝通带着《花篮瑶社会组织》的



初稿和在开弦弓村（他起了个学名“江村”）调查的资料，乘轮船踏上了去英国留学的道路。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当时英国人类学、社会学界泰斗马林诺斯基教授学习。



开弦弓村的稻田和桑田（19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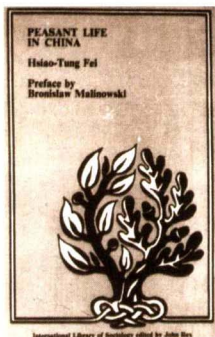
村里的农民在集体排水（19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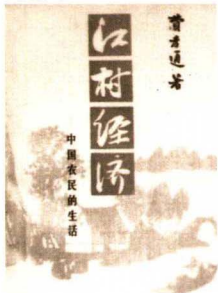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女士帮助开弦弓的村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厂（1936年）。



穿夏装的开弦弓村妇女（1936年）。



英文版《江村经济》1939年在伦敦出版。费孝通在卷首用英文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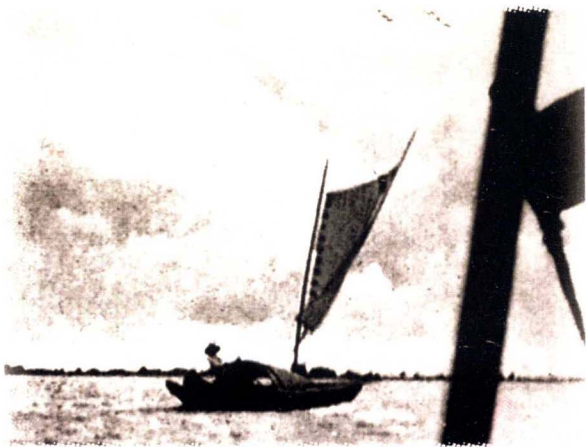


中文版《江村经济》198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依然置于卷首。

1938年春，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把在江村调查的资料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本书被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认为是“把人类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从这本书开始，走上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有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

费孝通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承认，从而奠定了他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学术地位。

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明确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乡土中国的特点。手工业分散在家庭里，虽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获得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因此，费孝通提出了要积极发展乡村工业的主张。



沟通村内外的运输航船（1936年）。